

校门口的未发送朋友圈

一个做「记录生活」工具的父亲，在女儿开学这天，没能按下的发送键

老6

人生不是突然进入下一章，而是在一个普通早晨，被轻轻翻页。

导读

一个做「记录生活」工具的父亲，在女儿开学这天，没能按下的发送键

我有一个朋友，做一款帮人记录生活的 App，做了好几年。他能把一句开屏文案改二十遍，能从一条曲线的抖动里读出全国用户的情绪，我们都说他是「最懂记录的人」。

今年九月一日，他女儿上小学一年级。

那天他经历了：一个没响完的闹钟、一盒没带的水彩笔、一条被两千多人转发的微博、校门口人山人海里一次四秒钟的走丢，和一条改了七遍、终于没有发出去的朋友圈。

这个故事是他后来讲给我听的。讲的时候他反复强调，这一天什么事都没发生——没有意外，没有奇迹，没有顿悟，连那条朋友圈都没发出去。「就是普通的一天。」他说。

可我听完一直在想：我们总以为人生是一章一章过的，毕业一章，工作一章，孩子上学又一章，翻页的时候总该有点声响。其实不是的。人生更像在地铁里看书，你以为自己一直在读同一页，抬头才发现，不知道在哪个普通的早晨，页码已经悄悄变了。

这本书写的就是那个早晨。一天之内，九章，没有大事。

——老6

第一章·五点五十的闹钟

闹钟响第一声的时候，我正梦见自己在给一行字挑标点。

五个字，「每一页」，后面到底用句号还是省略号。梦里我开了个评审会，来了十几个人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然后我伸手去够手机，够到了天花板——天花板软了，变成我女儿的脚步。

「爸爸，」念念说，「你的闹钟吵到我了。」

五点五十。窗帘缝里那条光是灰蓝色的，还没想好要不要变成金色。我把闹钟按掉，躺在床上缓了三秒，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不是想起，是整个人被这个事实坐了起来。

九月一日。念念上小学的第一天。

厨房里已经有动静了。林晚在熨校服，蒸汽熨斗压着衬衫领子，发出那种很轻的、叹息一样的声音。她今天中班，下午两点到医院，本来可以睡到七点，但她四点半就醒了——后来我才知道的，她醒来看了半小时家长群，把老师昨晚十一点发的《新生入学须知（最终版）》又读了一遍，逐条核对。

「你再不起，」她头也不抬，「红领巾你来系。」

这是一句威胁。开学前一周，我们家三个人围着一段教学视频学系红领巾，视频里那个女人的手又快又稳，我们三个人的手加起来，系出过一个死结、一个蝴蝶结和一条类似咸鱼的东西。最后是念念先学会的。六岁半的人，学什么都比我们快，这件事我已经开始习惯了。

我洗漱完出来，念念房间的门开着。她站在床边，正在穿那件熨好的白衬衫，扣扣子。从下往上扣，扣到第三颗，发现错了一位，又全部解开，从头来。我站在门口想伸手帮忙，她头也不抬地说：「我自己会。」

她自己会。这四个字她最近说得很多。自己挤牙膏，自己系鞋带，自己把书包整理了三遍。书包是深蓝色的，开学前半个月买的，在客厅里端端正正摆了半个月，像一个提前入住的客人。

餐桌上是白粥、煎蛋和切成小条的酱瓜。林晚把熨好的校服外套搭在椅背上，自己先不吃，站在旁边看念念吃。这是她的老习惯，孩子吃好她才动筷子，说了六年也改不掉。我坐下，

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，屏幕亮起来，是工作群。我按掉，它又震了一下。

「别看。」林晚说。

「不看。」我说。我看着它。

昨晚我改启动页文案改到十一点半。「拾页」新版本今天零点全量发布，启动页上那行字是我写的：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。」发版前老韩在群里问，「每一页」后面要不要加句号。我说不要，加了句号像悼词。老韩回了一串「哈哈哈哈哈」，说那就这么定。十一点半，我又爬起来看了一眼最终稿，确认那行字后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

那时候我觉得这行字写得挺好的。真诚，克制，还有一点恰到好处的温柔。做我们这行的，管这个叫「有体感」。

「爸爸，」念念咬着煎蛋，含混地说，「我书包侧袋里有东西没弄完。」

我过去看。深蓝色书包的侧袋里，塞着一包纸巾，纸巾底下露出一截白色的小边——是姓名贴。防水的那种，白底蓝边，一张一张，上面印着她的大名：周念。还剩小半版没贴完，昨晚贴到后来，她说困了，就塞在了那里。

「回来贴吧。」我说，「今天先用不着那么多。」

「老师说，所有东西都要贴名字。」她很认真，「所有。」

「所有」这个词从一个六岁半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份量。我正想接话，厨房里林晚说：「先吃饭。贴的事回来弄，来得及。」

念念想了想，接受了这个安排。她低下头继续喝粥，两根小辫子垂下来，发绳是昨晚她自己挑的，一红一蓝，不对称，她说这样「比较特别」。

粥喝到一半，我的手机又震了。这次我没按掉，瞥了一眼。工作群的未读数已经从昨晚的十几条跳到了九十多条，而且还在涨。最上面一条是老韩发的，时间是六点十七分：

「都醒了吗。醒了看一下微博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做产品的人对这句话有本能的反应——「看一下微博」从来不是好事，就像医生说「家属来一下」，从来不是要跟你聊家常。

我把手机扣在桌上。先送念念上学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。天大的事，也排在今天早上的这件事后面。
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句话说出来容易，做到有多难。

第二章·姓名贴

姓名贴是开学前三天到的货。一百二十张，白底蓝边，防水，店家在详情页里承诺「可机洗五十次不脱落」。我下单的时候犹豫过要不要买六十张的规格，林晚说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孩子有多少东西需要拥有名字。

八月三十一日晚上，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客厅地板上，给念念的整个一年级贴名字。

铅笔，十二支，每支一张。橡皮，两块。尺子，一把。卷笔刀。笔袋。笔袋里面的每一支彩笔——彩笔要贴细款的，几十张细款贴完，我的手指已经有点不听使唤。水杯，杯身一张，杯底一张，「杯底那张是备用的，」林晚说，「杯身的磨掉了还有杯底的。」她干过六年儿科，又干了四年社区护士，习惯什么事都留一个备用方案。

念念负责贴田字格本。她贴得很慢，每一张都要先用手掌把本子封面抹平，再把贴纸端端正正地按上去，拇指从中间往两边推，把气泡赶出去。这个动作没有人教过她，是她看我们贴了两张之后自己学会的。

「爸爸，」她忽然说，「你的工作要不要贴名字？」

「我的工作？」

「手机。」她说，「学校的东西都要贴名字。手机是你的东西。」

我说手机不用贴，手机认识我，它有指纹。这个回答在她那里没有通过。她从版上撕下一张姓名贴，绕到我背后，两只手捧着手机，把那张白底蓝边的小贴纸端端正正按在了手机背面的正中间，拇指从中间往两边推，把气泡赶出去。

「周念，」她念了一遍上面的字，然后想了想，「不行，这样别人以为是你的。」

她撕下来——我心疼了半秒，那张贴纸废了——换了个位置，贴在手机背面的左下角，贴完自己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：「这里好。这里像签名。」

林晚在旁边笑出了声。我说行，签名就签名。从那天晚上起，我的手机背面左下角就多了一张写着「周念」的姓名贴。我本来想第二天上班前揭掉的。

后来没揭。这个后面再说。



贴到十点半，念念开始打哈欠，眼皮一下一下地掉。林晚收走她手里的本子，说明天还要早起。她不肯睡，说还有小半版没贴完。我说剩下的明天回来贴，今天带过去的那些都贴好了，够用了。她这才把那小半版塞进书包侧袋，塞在纸巾底下，又拉开了书包的主袋，检查第三遍。

我看着她检查。铅笔盒，在。田字格本，五本，在。美术袋——她顿了一下，把美术袋抽出来，打开，又合上，塞回去。在。

那时候谁都没有发现，美术袋里少了一盒水彩笔。

第二天七点十五分，我们三个人站在家门口，念念背好书包，忽然站住不动了。

「水彩笔。」她说。

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下去。那不是要哭，是比哭更让我难受的一种表情——一个六岁半的人，在开学第一天的早上，发现自己搞砸了一件事，而且她认为这件事完全怪她自己。

水彩笔是她前一天晚上画画用完的。她记得自己搁在了书桌左上角，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」但林晚冲回屋里，四十秒后出来，摇了摇头——书桌左上角没有，桌面没有，抽屉也没有。那盒水彩笔后来是周末才找到的，压在一摞图画本底下，当然那是后话了。

当时我们三个人站在家门口，谁都没说话。林晚看我，意思是：现在怎么办。我看了眼表。再找下去，开学第一天就要迟到。

「不带了。」念念忽然说。

我和林晚都看她。

「不带了。」她又说了一遍，把书包往上颠了颠，「跟老师说一声。老师说过，忘带东西要自己跟老师说。」她的下巴绷得很紧，看得出来这个决定花了她很大的力气，「你们回去拿要迟到，我进去也要迟到。迟到比忘带更不好。」

「校门口有文具店，」我说，「爸爸给你买一盒新的。」

她想了想，接受了这个方案：「那要十二色的。不要二十四色，二十四色太重。」

电梯里，谁都没说话。念念抱着书包站着，隔了一会儿，小声说：「书包是我检查的。我检查了三遍。」

「三遍已经很厉害了，」林晚说，「妈妈上班六年，更衣室的门卡还丢过两张。」

念念抬起头：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。一张找了三天，一张到现在还没找到。」

念念没说话，但我看见她的下巴松下来了。电梯到一楼，门开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「我们现在扯平了。我们家每个人都会忘东西。」

我在心里把这句话记了下来。职业习惯——做内容的人，看见什么素材都先存个档。那时候我以为，这个早上最值得记住的就是这一幕了。

第三章 · 未读 99+

我们小区门口到学校，步行二十五分钟。这条路我带着念念走过很多次——穿过一条栽满香樟的巷子，过两个红绿灯，再绕过一排早点铺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这条路上走的全是和我们同一个方向的人：白衬衫、蓝书包、大人拎着水杯，小孩抱着美术袋。七点半的太阳已经有点毒，香樟的影子碎在地上，一群一群的白衬衫从影子里穿过去，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。

我们汇入那条河。然后我就沉底了。

工作群的未读数在我出门的时候是 112，走到第一个路口变成了 147。我终于还是没忍住，点开看了。事情比我预想的更齐全：新版本有一个同步 bug——部分老用户升级后，笔记列表会空白十几秒才刷出来。技术上说，数据一条没丢，只是加载慢。但用户不管这个，用户看到的是：打开 App，自己记了三年的笔记，没了。十几秒后回来，可那十几秒足够让一个人心脏停跳。

而启动页上，白底黑字，挂着我写的那行文案：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。」

凌晨两点，有人把启动页截了图发到微博上，配了一句话：「拾页：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。*记住不等于还得回来。」到早上七点，转了两千多。评论区的接龙已经玩开了——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，但不一定给你看」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，记在了一个你也找不到的地方」「你们的产品和文案是一个部门吗，这么有默契」。

群里已经吵了四十多页。运维说要回滚，老韩说回滚解决不了加载慢的问题只能解决面子问题，公关组的同事在拟声明，拟到第三版，艾特我：「启动页那行字，要不要先下掉？」

我站在第一个红绿灯底下，开始打字。

「先别下。现在下字等于承认文案有问题，文案没有问题，是加载逻辑有问题。声明里别道歉道错地方，道歉的对象是『那十几秒』，不是那句话。」

发出去。又补一条：「谁有那个 bug 的复现路径，发我一份，我看看启动页到列表页的时序。」

「陈叙。」林晚叫我。

我抬头。红灯变绿了，她们娘儿俩已经走出去五六米。念念今天不要人牵手，自己一个人走，书包在她背上一颠一颠，两根小辫子一红一蓝。林晚回头看我，没说什么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马路。

我快步跟上去，一边走一边打字。做我们这行的都练过这门手艺：拇指打字，眼角看路，身体随着人流走，像一架开了自动驾驶的机器。我听见念念在前面问林晚：「妈妈，鲍老师会不会很凶？」林晚说：「你见过的，报名那天。」念念说：「那天她笑着的。但是大人对第一天来的小孩都笑。」

我在心里给这句话点了个赞，手上还在回群里的消息。

第二个路口，早点铺前面，人一下子多起来。买包子的队伍从店里排到街上，穿白衬衫的孩子们挤在队伍旁边等，大人们举着手机付款，蒸屉的白汽一团一团往上冒。就是在这里，出的事。

我打完一段话，抬头——

林晚在，站在早点铺的台阶下面，正弯腰跟老板娘说什么。她身边没有念念。

我顺着街望过去。白衬衫，白衬衫，白衬衫，全是白衬衫，蓝书包，蓝书包，高一点的，矮一点的，扎辫子的，不扎辫子的，每一个后脑勺都像她，每一个都不是。那条缓慢流动的河忽然变得面目模糊。我的血往头上涌，手机差点脱手。

事后看，整个过程大概四秒钟。四秒里我想了很多事，包括那条微博——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，而我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把我女儿弄丢了四秒钟。

然后我看见她了。她根本没乱跑，她只是走到了前面十几米的地方，站在一棵香樟树底下，安安静静地等我们。她早就发现了她爸爸的状态，等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跟年龄不相称的平静。

「爸爸，」她开口，说的不是「你吓死我了」，也不是「你怎么不管我」。她说：

「你要是忙，就让妈妈送我。你站在这儿上班也行，早点铺有凳子。」

第四章 · 校门口

七点五十分，我们到了那条街的尽头。校门就在眼前了。

说是校门，其实先看到的是人。人群从学校铁门一直漫到马路牙子上，分成好几层：最里面一层是维持秩序的老师 and 保安，中间一层是排队进校的孩子，外面一层是家长，最外面还有一层，是举着手机、踮着脚、隔着人墙拍摄的家长。一个头发花白的爷爷踩着自备的小马扎，端着一台带长焦镜头的相机，那个架势不像来送外孙的，像来拍迁徙的。

校门口的文具店果然被围了。三层人，全在买同一种东西——红领巾、姓名贴、包书皮。我伸长脖子看了一眼收银台，队伍从柜台一直盘到门口。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又看了看队伍，心里把「十二色水彩笔」这件事挪了个位置：先送孩子，送完再买，买完放传达室。我在心里排了一个优先级队列。做产品的职业病，什么事都想排期。

「一年级新生，这边排队——」

声音不大，但是穿透了整条街。一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站在校门侧边的小板凳上，藏青色连衣裙，手里举着一块小小的班牌：一（3）班。她不喊第二遍，可人群自动朝她那个方向梳理过去，像铁屑遇到磁铁。

「鲍老师。」念念小声说。

「去吧，」林晚蹲下来，替她把衬衫下摆抻平，「排到你们班的队里去。」

念念没动。我以为她怯场了，刚要开口，她转过头问我：「爸爸，我红领巾歪不歪？」

我看了看。不歪，系得比我这辈子任何一次都好。我说：「不歪，特别正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她说，「老师说过，第一印象很重要。」

她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没有抱一下，没有回头招手，没有电影里的慢镜头。她就这样背着她的深蓝色书包，走进了一群白衬衫中间，排进了一（3）班的队尾。队伍里有个小男孩在哭，抱着妈妈的腿不撒手，他妈妈蹲着哄，越哄哭得越响。念念从那个小男孩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侧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我认得——那是她看「比我小的孩子」的眼神，虽然那个男孩可能还比她高半个头。

「拍一张吧。」林晚在我旁边说。

我这才想起来。对，拍照。校门口这么多家长举着的手机，举着的其实是同一句话：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我掏出手机，解锁，打开相机——

屏幕顶端弹出来一条工作群预览：「@陈叙 复现路径发你了，安卓 13 必现，你看完给个意见，公关稿等你。」

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：你举着手机，镜头对着你女儿的背影，她离你二十米，马上就要走进校门；而你的拇指悬在屏幕上方，离那条工作消息只有一厘米。相机后面，念念的白衬衫在一群白衬衫里，随时会认不出来。消息预览悬在屏幕顶上，像医院叫号的屏幕，提醒你下一个就是你。

两秒钟。可能就两秒钟。我把那条预览划掉，重新举起手机——

队伍动了。——（3）班的队伍像一条链子被收进了校门，白衬衫们一个接一个往里走，走进铁门后面那条林荫道。我踮起脚找她，找到了——一红一蓝的发绳，深蓝色的书包——镜头放大，对焦，她正好走到校门正中间。

然后她回过头来了。

不是回头找我。她是在整队往里走的时候，像是忽然想起一件正经事，回过半个身子，朝校门口这一大片家长的范围，用她这个年纪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喊：

「爸爸——水彩笔——十二色——不要二十四色——」

喊完，她转回去，跟上队伍，走了。林荫道的影子把她的白衬衫收进去，一晃，就再也分不出哪一个后脑勺是她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手机还举着，取景框里是一扇空荡荡的铁门。相册里最后一张拍下的，是一张虚了焦的、全是别人家孩子后脑勺的照片。

林晚在我旁边，笑得直不起腰。

「笑什么。」我说。

「没笑你。」她擦了擦眼角，「我笑我们家念念。全校今天就她一个，开学第一件事是交代采购任务。」

我也笑了。笑完，站在原地没动。家长的人群正在退潮，有人心满意足地翻着相册走了，有人扒着铁门还想再看一眼。马扎爷爷收起装备，长焦镜头在怀里抱着，像抱着战利品。他们都有照片。我手机里有一张虚焦的后脑勺，和一条没点开的工作消息。

「你去上班吧，」林晚看了看表，「我下午中班，先回去补个觉。晚上谁接？」

「我接。」我说。我说得很快，几乎没有经过大脑，「我跟老韩说一声，今天下午早点走。」

林晚看了我一眼。她什么都没说，但我懂那一眼的意义：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信吗。

第五章·草稿箱

林晚走了以后，我先去办采购任务。

文具店的人潮退了一半，我挤进去，在货架上找到了水彩笔。十二色的，十八块五，塑料盒上印着一只咧嘴笑的卡通狮子。我又拿了一卷包书皮——不知道为什么拿的，大概是觉得来都来了。结账的时候，前面的妈妈正在跟老板娘理论，说她要的姓名贴是「可以熨在衣服上的那种」，不是贴的。老板娘说熨的卖完了，早上七点半就卖完了，「你们都不看群通知的吗，要提前准备的呀。」那个妈妈气鼓鼓地走了。轮到我了。我把水彩笔放在柜台上，忽然觉得自己运气不错。

出店门，过马路，我把水彩笔交给了学校传达室。传达室的大爷接过笔，看了我一眼：「几班的？」

「一（3）班，周念。」

他在笔盒上贴了一张便签，用一支笔帽都裂了的圆珠笔，一笔一画写下「一（3）班 周念」，字比我写得好。写完把笔往窗台上一放，窗台上已经放了一排水彩笔、跳绳和水壶，像一个小小的失物招领处，只不过招领的东西都还没丢。

「第一节课下课给她送上去。」大爷说，「都这么说，放心吧。」

办完这件事，我没有走。

我在学校斜对面的树荫底下站住了。隔着一条马路，能看见校园里面那条林荫道，再往里是教学楼，一楼的窗户开着，隐约有小孩子的声音传出来，听不清内容，像一锅煮得很慢的粥。围墙里面是一圈跑道，这会儿空着，塑胶被太阳晒得发亮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，打开了朋友圈。

做内容的人有个毛病：遇到事情，第一反应不是感受，是找词。我后来在行业里听过一个更体面的说法，叫「内容化冲动」。反正那天早上，我站在马路对面，看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铁门，手指比脑子先动了。

第一版我写的是：「女儿今天上小学了。」写完看了一眼，删了。太平，像水电费通知。

第二版：「女儿今天上小学了。校门口人山人海，她头也没回。」嗯，「头也没回」不错，有细节。但她其实回头了，回头喊了水彩笔。造假，删了。

第三版：「九月一日，家里的小小毕业生正式升级为小学生。爸爸妈妈为你骄傲！」写完我自己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种句子我每天要在用户推送里毙掉十条，毙的时候我的批注通常是：「『为你骄傲』是偷懒，写具体的事。」删了。

第四版我写长了：「六年前她出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日子很长。今天早上她走进校门，我才发现六年就是一条路的长度——从小区门口的香樟巷子，到学校门口，二十五分钟。」我盯着这段看了很久。说实话，写得还行。但「一条路的长度」这个说法，我上个月刚在一篇推广软文里用过，写的是行车记录仪。

删了。

第五版：「开学第一天，她只回头交代了一件事：水彩笔，十二色，不要二十四色。」这版最接近真话，我几乎都满意了。然后我鬼使神差地，在后面加了一句：「孩子的长大，就是这样一页一页翻过去的。」

翻页。

我盯着这两个字，像被人当胸捣了一拳。翻页，记住，每一页——我写了三年这种东西，写到最后，它们已经不在我的指尖外面了，它们长在了我的指尖上。我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我给她写的句子和给 App 写的句子，从同一个地方出来，用同一套词。我甚至能听见老韩的声音：「这句好，这句有体感，发。」

我把整段全删了，重新开始打第六版。打了两行，删掉。第七版只打了个开头：「今天早上——」今天早上怎么样呢？我站在树荫底下，隔着马路看一所小学，手机背面左下角贴着一张写着「周念」的姓名贴，微微硌手。今天早上很好，好得跟我写出来的所有句子都没有关系。

我把光标停在「今天早上」四个字后面，停了很久。然后我点了右上角的「取消」，系统问我：「是否保留此次编辑？」

我点了「保留」。

那条只有一个开头的朋友圈，就这样进了草稿箱，跟几十条写着各种开头、从来没有发出去过的草稿躺在一起。我从来没数过草稿箱里有多少条。我不敢数。

手机就在这时候响了，老韩。我接起来，他那边的背景音很吵，像整个办公室都在说话。

「陈叙，你到哪儿了？」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我很少听到的东西，我得想了一会儿才辨认出来，那叫兴奋，「先别管微博了。你看今天的数据没有？炸了。从零点到现在，新建笔记数是上周同日的四倍。你猜大家都在记什么？」

我看着马路对面的教学楼。一楼的窗户里，好像有小小的脑袋在动。

「记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开学。」老韩说，「全在记开学。」

第六章·人生节点

我到公司的时候，热修复已经发了。

安卓那边的加载逻辑改了一行超时参数，笔记列表空白的时间从十几秒压到了一秒以内。技术负责人老周在工位上跟我打招呼，顶着两个黑眼圈，说了句「对不住啊，给你那行字惹事了」。我说没事，字命硬。公关稿也发出去了，按早上群里定的口径：为「那十几秒的空白」道歉，附一个技术说明，语气诚恳，不卖惨，不甩锅。微博上的接龙还在玩，但风向已经有点变了，有人开始说「至少人家认得快」，还有人说「说真的，那十几秒我确实心脏停跳了，因为我真的在里面记了四年」。

老韩把我拉进了会议室。开学季数据复盘，运营、增长、内容三个组，挤了一屋子。

投屏上是今天的实时曲线。新建笔记数从零点开始爬坡，早上七点出现一个尖峰，八点以后稳步抬升，到我进会议室的时候，曲线像一座没人打算下来的山。老韩拿着激光笔，红光点在七点的尖峰上：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全国的家长，送孩子进校门之后，掏出了手机。」

运营组的同事往下讲。今天的笔记内容关键词，排第一的是「开学」，第二「一年级」，第三「校门」，后面跟着「眼泪」「书包」「朋友圈文案」——「朋友圈文案」也成了热搜关键词，意思是，有大量用户在咱们的产品里起草朋友圈。会议室里有人笑了。我没笑。我口袋里的手机，背面左下角，那张姓名贴硌着我的大腿。

「所以我说，」老韩把激光笔放下，环视一圈，「人生节点是最好的留存钩子。毕业、入职、结婚、生子、开学——用户在这些时刻的记录欲是平时的四倍。接下来一周，内容组围绕『人生节点』做专题，把『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』打透。这次微博的事，坏事变好事，多少人今天第一次知道我们这句话。」

大家纷纷点头，有人开始记。轮到我发言，我说了几句场面话，专题可以做，文案角度再想。我说得挺职业的。说完坐下，继续听。

然后是用户案例环节。运营的同事挑了几条脱敏后的公开笔记投在屏上，给全组找感觉。第一条：「宝宝今天第一天上学，我在校门口哭了，他没哭。」第二条：「儿子进校门之前，忽然回头跟我说，妈妈你今天早点来接我。我说好。其实我知道，用不了几年，他就不会回头

了。」第三条是一张配图笔记，拍的是课桌右上角贴的名字牌，配文：「从此他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了一个不属于家的位置。」

会议室里很安静。那种安静我很熟悉——做内容的人被内容打中时，会比普通人更安静，因为大家都在心里拆解：它好在哪。

散会前，老韩忽然想起什么，问了一句：「对了，陈叙，今天不就是你闺女开学吗？你记了没？你可是咱们首席体验官。」

一屋子人都看我。我说：「记了。」

我没说我记在了草稿箱，只有一个开头，「今天早上」，四个字。

散会之后，大家往外走。实习生小赵走在我旁边，这孩子二十三岁，刚毕业，干活很拼，就是有时候问问题不分场合。走到茶水间，他一边接水一边问我，语气特别随意，像问今天午饭吃什么：

「叙哥，我一直想问个事。咱们做这东西，天天说帮用户记住生活——」他把水杯从机器底下拿出来，吹了吹，「咱们自己记吗？」

茶水间里当时还有三四个别的同事。没人接话。咖啡机嗡嗡地响。小赵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，端着杯子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。

「我记。」最后是老周说的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接水了，黑眼圈还在，「我记的全是bug。」

大家笑了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小赵端着水回了工位。我在茶水间站了一会儿，把一杯没喝完的水倒掉，也回了工位。

下午一点四十分，我的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。不是工作群。是一个我昨晚刚被林晚拉进去、还没来得及改群昵称的群，群名是「一（3）班大家庭」。鲍老师发了进群后的第一条消息：

「各位家长好，孩子们已全部安全进班，情绪稳定，请放心。附上合影一张。今日放学时间15:30，请家长准时在校门东侧等候。」

消息下面是一张照片。我点开，放大，两根手指拖着屏幕，一排一排地找。白衬衫，红领巾，五排小孩，每一张脸都只有指甲盖大。我找到了——第三排靠边，一红一蓝的发绳。她站得笔直，没笑，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什么仪式，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。

我把照片保存了下来。保存完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小小的、严肃的她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

这是我今天存下来的第一张她的照片。不是我拍的。

第七章·家长群

下午的家长群，是一台慢慢开始加速的机器。

一点五十，鲍老师发了第二条消息：「明天体育课，请为孩子准备跳绳一根，写上班级姓名。收到的家长请回复接龙。」下面立刻长出一条接龙：1. 刘子墨妈妈；2. 王一诺爸爸；3. 杜晨宇妈妈……我盯着那个「杜晨宇」看了两秒，不知道是谁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铁头的大名。接龙以每十几秒一条的速度生长，不到两点半，长到了四十一号。

四十二号是我。我在「周念」后面写了个「爸爸」，发出去：42. 周念爸爸。

发完我自己愣了一下。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名字。在这个群里，我不是陈叙，不是内容主编，不是那个写了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」的人。我是 42 号，周念爸爸。群昵称我也改了，把系统默认的我的微信名，改成了「周念爸爸」。改完之后看着那四个字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像调岗。

两点半，家委会开始招新，自荐接龙。两点五十，校服征订，在线表格，尺码对照，填写截止今晚八点，「逾期不候，统一按身高估算」。三点过一点，有位妈妈问：「请问跳绳要竹节绳还是胶绳？」下面立刻分成两派，竹节派说不打卷，胶绳派说轻便，争了二十几楼，最后鲍老师出来一锤定音：「都可以。」紧跟着，另一位爸爸问：「请问美术用品，水彩笔要十二色还是二十四色？」

我在工位上笑出了声。隔壁工位的小赵探过头来：「叙哥，笑啥？」

「没什么，」我说，「看到一个知己。」

鲍老师回复那位爸爸：「十二色即可，太重孩子背不动。」我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，抬头看了一眼时间：三点零八。离放学还有二十二分钟。

整个下午，这个群的消息我一条没落地看完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林晚在哪个家长群里战斗，我从来不看，她偶尔转述，我偶尔点头，点头的时候手里通常在干别的。我一直觉得那些群是噪音——接龙、表格、「收到」「谢谢老师」，一层叠一层的客气话。今天我从头读到尾，忽然发现我看错了。那不是噪音。那是一个班四十多个家庭，在用接龙和表格，手忙

脚乱地把自己的孩子，交接给一套新的秩序。每一条「收到」后面都是一个放下了手里的活的家长。

林晚两点就到了医院。但她还是见缝插针地回了好几条：校服的尺码是她填的，跳绳是她接的龙，家委会那个接龙她没掺和，只给我私聊发了一句：「这个咱俩谁都别报，没那个命。」

我回了个「好」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又给她发：「今天下午我去接。跟老韩说好了，三点走。」

她回了个「嗯」。又过了半分钟，追加一条：「真的假的。」

我打了几个字：「真的，今天什么会都推了。」打完，删了。重新打：「真的。」发出去。

她回了一个字：「行。」

我知道这个「行」值多少钱。结婚八年，她的「行」分很多种，这个是带利息的那种——她先信你一半，另一半看你表现。

结果三点整，我刚站起来，被老韩一把按住：「就两分钟，专题的口径跟你对齐一下。」做产品的人都知道，「就两分钟」是一个时间单位，约等于十五到四十分钟。等我从小会议室里出来，三点十八。

我抓起包就走。小赵探过头来：「叙哥，这么早？」

「接孩子。」我说。

「哦对，你闺女今天开学。」他点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「哎，那你上午那个专题的提纲——」

「明天给你。」我已经走到电梯口了，「人生节点的专题，急也不急这一天。」

话说出口，我自己听见了自己。这话要是今天早上说，我绝对说不出来。今天早上我还觉得，天大的事都没有版本数据大。现在版本数据就摆在投屏上，曲线还在涨，而我站在电梯口狂按下行键，手机攥在手里，背面左下角那张姓名贴硌着我的手心。

等电梯的时候，家长群又更新了：鲍老师发了通知，明天开始正常作息，7:50 到校；另外明天每人带一张全家福，「班会课要用」。

全家福。

电梯到了。我站在电梯里，翻手机相册。最近一张全家福，是去年十一在游乐园拍的，林晚举着自拍杆，念念的门牙缺了一颗，笑得很用力。再往前翻，翻了好几屏，都是念念一个人的、念念和林晚的、念念和外婆的。我在照片里出现的频率，大概等于全家福里的自拍杆——都在，都举着，都不算在里面。

电梯到一楼，门开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：三点二十四。从学校放学的铃声响起，到孩子们排队走到校门东侧，大概十分钟。地铁是肯定来不及了，我冲出写字楼，站到马路边上拦车。下午三点半的太阳白晃晃的，出租车一辆一辆过去，全有客。

我举着胳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今天谁都可以迟到，42 号不行。

第八章·三点半的校门口

出租车是三点三十一分拦到的。司机师傅听我说完目的地，看了眼表：「接孩子啊？」我说。他没再说话，变了个道，把车开得比计价器更有良心。

三点四十一分，车停在那条街的路口。我付了钱，几乎是跳下车的。隔着半条街我就看见了——校门口的景象和早上完全不一样。早上的人海是往前涌的，现在的人群是朝里望的，一层一层站在校门东侧，安安静静，像一片等着收割的麦田。马扎爷爷又来了，还是那张马扎，长焦相机抱在怀里，随时准备起立。

队伍刚好出来。一（3）班的班牌在最前面，鲍老师领着，一条白衬衫的链子从铁门里缓缓移出来。家长们开始骚动，举手的，挥手的，喊名字的。我个子不够，踮着脚，在链子里找一红一蓝。

找到了。她也在找我。

别的孩子都在东张西望，只有她的找法是有秩序的：从左到右，一排一排地扫，像早读课指读课文。她的目光扫到我这一片，停住，定了一秒，然后她什么也没做——没有蹦，没有喊，只是转回头，跟鲍老师说了句什么。鲍老师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队伍在指定位置停稳，鲍老师举着班牌，开始一个一个「交接」：念到名字，孩子出列，家长领走，签字。对，签字，放学要领孩子得在花名册上签字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在「周念」那一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笔尖一顿——我忽然想起今天早上，我是 42 号周念爸爸，现在我是花名册上「周念」后面的一行字。今天一天，我的名字被借出去了好几次，感觉还不坏。

念念走到我面前，仰头看我。

「你迟到了十一分钟。」她说。

「对不起。」我说，「爸爸被会议——」

「但是我跟鲍老师说了，」她打断我，「我说我爸爸在来的路上，他说了真的。」

我的喉咙紧了一下。她这句话里没有原谅，也没有责怪，她只是在陈述一个她认定的事实，像陈述「太阳从东边出来」。鲍老师在旁边听见了，朝我笑了笑，转身去交接下一个。

「走吧。」我说，伸手去接她的书包。她把书包带往自己肩上拢了拢：「我自己背。老师说，自己的书包自己背。」走了两步，她自己又补了一句，「不过你可以帮我拿美术袋，美术袋不算书包。」

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：她背书包，我拿美术袋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香樟巷子底下，一长一短。

然后她开始讲了。从早点铺走到巷子口，两百米，我接收到的信息量超过了一整天的家长群：

同桌是个男生，叫铁头，「大名杜晨宇，但是他自己说叫铁头就行」。铁头力气很大，帮她把桌椅搬正了；中午吃鸡腿，铁头吃了两个——「第二个是帮不吃鸡腿的女生吃的，不是他自己馋，这个要分清楚」；鸡腿是红烧的，比家里做的咸一点，但是「学校的咸是好吃的咸」。

鲍老师让他们把名字贴在课桌右上角，「贴好自己的位置」。好多同学没带姓名贴，她书包侧袋里正好有剩下的，她分了七张出去，「白底蓝边的，我一张一张帮他们按好，把气泡赶出去」。七张。我默默算了一下，侧袋里那小半版，大概就此全军覆没。

水彩笔呢？我问。

「传达室的爷爷第一节下课就送上来了。」她说，「可是今天没有美术课。」她想了想，觉得这事的逻辑需要补充说明，「所以你没买错，只是没用上。明天有美术课，明天就能用了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「而且鲍老师讲台上有一盒笔，专门给忘带的人用。」她继续说，「今天有两个人忘带了，用了。我没用。因为我其实带了——你买的，在传达室，四舍五入算我带了吧？」

「算。」我说，「必须算。」

走到第一个红绿灯，她忽然停下，仰起头，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不是「明天还来不来」——那个她早回答过了，在讲鸡腿的间隙里，她说「明天我还想来」，说得像说明天还要吃鸡腿一样平常。她问的是：

「爸爸，等我二年级了，今天还算数吗？」

「什么叫还算数吗？」

「就是，」她皱着眉头找词，六岁半的词库明显不够用了，「今天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。等我二年级了，第一天过完了，它还在吗？还是就没有了？」

绿灯亮了。人群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我站在那里，手里拎着她的美术袋，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做过的所有产品：备份、同步、时间线、那年今日、回忆胶囊。我知道这个问题有一百种产品的答法。

我也知道，那些都不是她问的答案。

「在的。」我最后说，「今天会一直在。不信你明天问我，我照样能说出鸡腿是红烧的。」

她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，像是在验收什么。然后她点点头，重新往前走，两根小辫子一甩一甩。

「行。」她说，「明天我考你。」

第九章 · 下一页

念念是晚上九点睡的。睡前她自己做了三件事：把红领巾解下来，叠好，放在椅子背上；把明天要穿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，搭在红领巾旁边；最后检查了一遍书包——这次是真的检查，美术袋打开了，水彩笔在里面，十二色，卡通狮子冲她咧嘴笑。

「爸爸，」她钻进被窝之前说，「明天早上考你。」

「考吧。」

「你最好复习一下。」她说完这句，翻了身，五分钟后就睡着了。一年级把她累坏了，也把她装满了。我给她掖被角的时候，看见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的新语文书，包着书皮——下午回家后她自己包的，我在厨房煮面，她一个人在客厅里包的，包得很慢，四个角都认真压平。今天我这个做产品的，被六岁半的用户教了一遍什么叫上手成本。

林晚十点一刻到家。中班，说好的十点，从来没准过。她进门的时候我在客厅，她放下包，先去看了一眼孩子，出来，接过我递的水，喝了一口，才问：

「接到了？」

「接到了。」我说，「迟到了十一分钟。」

她挑了挑眉毛。

「但是念念跟老师说，我爸爸在来的路上，他说了真的。」

林晚没说话。她端着杯子站了一会儿，说：「行。」

这次的「行」不带利息。

我们商量了全家福的事。班会课要用，打印来不及，明早拍也来不及——后来发现来得及：班会课在下午，明早拍好，中午我去公司楼下的打印店打出来，念念下午带去。林晚把流程排得明明白白，最后说：「明早都早点起，穿那件蓝衬衫，你俩都有。」说完她去洗漱了，水声哗哗地响。

我坐在客厅里，把手机掏了出来。

工作群已经安静了。热修复之后数据稳住了，微博上的接龙玩累了，最新的几条已经在夸「态度还行」。老韩九点半在群里发了最后一条：「今天辛苦了。数据创新高。这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。」后面跟了一排礼花的表情。我回了一个，是真的想回。数据是真的，辛苦也是真的，这些都没问题。

然后我打开了朋友圈的草稿箱。

「今天早上——」四个字还躺在最上面。光标在第四个字的后面，闪。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想起早上站在树荫底下的自己，想起那条改到第五版忽然长出「翻页」两个字的句子。那些句子都没错，甚至有几句写得不错。但它们不是今天早上。今天早上是白衬衫的河，是早点铺的白汽，是她回过半个身子喊「十二色不要二十四色」，是鲍老师的小板凳，是签字的时候笔尖那一顿。这些东西一句也没进那七版草稿。进草稿的都是它们的替身。

我长按，删除。系统问我：「是否删除该草稿？」这次没有「保留」的选项。删了。

删完，我给老韩发了条私信。不是工作群，是私信：

「启动页那行字，我有个新想法。『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』——『替你记住』这四个字，是不是可以换成『陪你翻过』。陪你翻过生活的每一页。记住是向后看的，翻页是向前走的。而且『替你』有点包办的意思，用户其实不缺一个替他的人。」

发完我就去洗澡了。出来的时候，老韩回了两条：

「有点意思。」

「周一评审会过一下。不过大晚上的，你闺女今天开学吧？赶紧去睡觉。」

我笑了笑，没回。

书房的抽屉里有一摞笔记本，全是这些年公司发的、行业大会领的、供应商送的，崭新的，连塑封都没拆。我翻了翻，挑了「拾页」三周年发的那本——牛皮面，裸脊，扉页上印着那句 slogan。印的还是旧版：「替你记住生活的每一页。」

我把塑封拆了，把手机背面左下角那张姓名贴撕了下来。贴纸已经有点卷边了，「周念」两个字还在，蓝边白底。我把它端端正正地按在扉页上，slogan 的旁边，拇指从中间往两边推，把气泡赶出去。

好了。现在这个本子认识我了。

第一页，我写上日期，然后写：

「念念，一年级，第一天。」

「同桌铁头，大名杜晨宇，帮不吃鸡腿的女生吃了第二个鸡腿（要分清楚）。」

「鸡腿，红烧，比家里咸，学校的咸是好吃的咸。」

「姓名贴分出去七张。白底蓝边。她把气泡都赶出去了。」

「水彩笔十二色。买了，没用上。『你没买错，只是没用上。』」

「她问：等我二年级了，今天还算数吗。」

写到这里我停了笔。复习完了，明天的考试大概能过。笔尖悬在纸上方，我本想再写一句总结性的话——职业病，写什么都想要个落版。想了半天，什么「陪伴」，什么「成长」，什么「翻页」，每一个词都在指尖上等着，每一个词都被我摁了回去。

最后我在那行问题的下面，只写了一行字：

「算数。爸爸说了真的。」

我合上本子，把它放在书桌的左上角——以前水彩笔呆过的那个位置。明天早上，它会被装进我的包里，后天也是。它会变脏，卷边，写满一些不值钱的小事，然后换成第二本、第三本。没有云备份，丢了就是丢了。

窗外，香樟巷子那边有晚归的车开过去，灯光在窗帘上扫了一下，像谁轻轻翻了一页。